



朴实无华的苹果花

那棵树

那棵树就在我外婆的屋前，粗壮的枝干上满是裂纹，像外婆那张沧桑的脸。

树在春夏之交开花，满树淡紫色细碎的花瓣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花开过后，结出青色的小果，樱桃般大小，只是非常苦涩，不能食。到了秋冬，果子变黄，一串串挂在树叶落尽的枝头，特别的显眼。

青黄的小果子成为我和小伙伴们手中的玩物。攀爬到树上，一个个装了满衣袋的小果，然后在村舍和乡野间发动一场场“子弹”飞舞的战斗。

小时候尿床，每每在床垫上“画了地图”，外婆就被絮叨晒在拴在那棵树的干和窗棂上的一根麻绳上。这时候，会苦守在树边，想着法子引走小伙伴，不让他们走近，怕那“绝密地图”被发现。

守在树下最多的时光，是在夏夜。一张凉床，一把竹椅，在树隙中筛下的星光月色里，听外婆说西游，讲今古传奇。

记得某个夏日，身上生了癣，奇痒难耐。外婆就从那棵树上剥了几片树皮，又摘了一把树叶，在锅中熬汤给我涂抹，没几日，便癣消痒失。剩下的药水，外婆将它洒在屋角，说是可以驱虫杀虫。

外婆是一位民间医生，懂得许多草木的奇效。比如我的表妹冬天手上生冻疮，外婆就是将那棵树上的小黄果子捣烂，包敷在那红肿的小手上。

父母终于调到一个城市工作，结束两地分居，我也从乡村转到城里上学。母亲接我离开外婆那天，外婆就站在那棵树下向我挥手。那时，正是满树花开的日子，一树的紫色映衬着外婆瘦削的身影。谁知，这竟是外婆留在我心中最后的形象。生活在都市，很难见到外婆屋前那棵开着淡紫色小碎花、结满小果的树。偶尔遇到一棵，赶紧询问附近人家，却一直没有得知这种树的名称，就像我现在一直无法得知外婆的名字。或许，外婆那样年代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名，她嫁到了我母亲的王家，或许就是一个“王氏”之名。

那天，看到一位网友拍摄的图片，那熟悉的细碎的花朵满画面地紫着。画面的下方有几个字：苦楝花。原来，那棵树就是苦楝树啊。

记得夏夜的苦楝树下，外婆给我说的西游里，唐僧师徒过通天河，答应负他们渡水的老鼋，问一下如来它何时成修成人身。可是唐僧取经归来，却忘了此事。老鼋一气之下，把四人甩进河里，经文全湿。唐僧师徒捞起经书，晾晒于树上。这棵晾晒的树就是苦楝。真是曾经相识不相知，只是我幼时晾晒的是尿湿的被絮。

也记得古籍《花镜》上有句：“江南有二十四番花信风，梅花为首，楝花为终。”意思是说，到苦楝花盛开的时候，春天也就结束了。又找到一首宋诗人温庭筠以《苦楝花》为题的诗：“院里莺歌歇，墙头蝶舞孤。天香薰羽葆，官紫晕流苏。暧暧迷青琐，氤氲向画图。只应春惜别，留与博山炉。”

原来，苦楝花开就是一场人生的惜别，就是一份留在生命中的美好怀念。

苦楝——苦念，如此的谐音，那棵苦楝就是为了我心中的那一份情感而来吗？“楝花飘砌，簌簌清香细。”这缕缕细香，把我这份苦涩的思念渲染浸透。

方华

清脆的鸟叫唤醒了白云，清凉的山风拂醒了果园，白云与果园一起唤醒了含苞欲放的花骨朵。谷雨时节，一场缤纷的花事，在山川沟壑悄然盛开。

最不引人注目的，是星星点点的苹果花。杏花早已凋谢，小指肚大的青杏，藏在碧绿的叶片后，不时偷偷冒出头，凝望着美丽的韶光。桃花粉艳艳的，从叶片到花蕊，粉生生的，羞红着脸，明艳动人，只是，叶片渐渐生出褶皱，那一抹艳光已成绝唱。大樱花洁白如雪，细长的翠绿的叶片微微卷起，陪衬着雪白的樱花，它的花萼是淡粉色的，花瓣微拢，绕着弯曲光滑的枝条，从上到下，花团锦簇。远远望去，似乎不是一株樱花树，而是一株樱花。散发出一股沁人的芳香。苹果树开出小小的花朵，枝头树梢，缀满梅花形的五瓣小花，素淡，洁白，袒露出娇嫩的鹅黄花蕊，夹杂一点淡淡的嫣红，配以暗绿的叶片，在风中婆娑，似乎对风儿诉说着什么。开至繁盛，放射出灼人的洁白，虽娇小、柔弱，却漫山遍野。清风徐徐，花瓣凌空飞舞，素馨飘零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香，树下铺满一层洁白的柔软。

杏花是一位青涩娇羞的少女，在春天来临时，迫不及待地穿着美丽的长裙，从高高的围墙里偷偷跑出来，跑到花园里翩翩起舞。桃花是一位艳丽的女子，端庄秀美，遇见自己心仪的人儿，对着清澈的一泓碧波，轻施薄粉，画眉描目，在鸟儿的祝福声中，款款走向前去。樱花是一位风姿绰约的仙女，一袭白衣不惹尘埃。苹果花是一位朴实无华的女子，不张扬，不喧哗，不粉饰，静默着，默默绽放，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份低调的美丽。

四十多天后，大樱桃、杏儿、桃儿、相继成

熟。号称“北方春果第一枝”的大樱桃爽滑可口，肉厚汁甜，是市场的宠儿。酸杏甜桃，丰富着人们的味蕾。苹果花儿要人工授粉，施肥，打药，套袋，一直到秋分前后，历经风吹雨打，阳光暴晒，才逐渐膨胀，瘪瘪的果袋被撑起来，变得鼓鼓囊囊。又过数日，先前那小小的花朵，竟然摇身一变，蜕变成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。纤细的枝条，坠不住沉甸甸的果实，深深低下头；碧绿的叶片，遮不住红彤彤的笑脸，好闻的果香透叶而出。从开花到结果成熟，大约需要五个多月的时间。雨水抽打她，阳光晒红她，风儿摧残她，她一步步咬着牙熬过来，拼命吮吸营养，提升自己，积累能量，终于有一天在繁枝绿叶间灿然而笑。这是自豪的笑，是胜利的笑，是阅尽世间繁华的笑，是看透一切的笑。这将近半年的风雨磨砺，使得她清爽脆甜，晶莹剔透，握在手里沉甸甸的。既好吃还耐储存，甚至可以储存到来年四五月份。那些短时间成熟的水果，有哪一个能和她相比呢？我吃过苹果，也吃过南方的桔子、香蕉、菠萝等，尽管各有风味，但它们只是时令水果，很快就会“销声匿迹”，唯有苹果，始终是市场里的“宠儿”，一直都在。

历尽风风雨雨的花儿，才会最终结出甜美硕大的果实。那些耐不住寂寞和孤独、经不住时间考验的花儿，在风雨中凋零，在烈日中枯萎。不必怜惜，不必喟叹，人生亦是如此。人要像苹果花一样，朴实低调，信念坚定，咬牙挺过种种磨难，昂首熬过种种锤炼，默默蓄力，静静磨砺，潜下心来，丰盈自己，总有一天，厚积而薄发。久长的努力，终归是幸运的，绿叶掩映间，悬在枝头摇荡的红苹果，难道不是上天最好的奖励吗？

林春江

又是一年槐花开

暮春的一场雨，洗净浮尘。天空纤尘不染。黄昏，在乡间漫步，满眼盈绿。这绿，似乎随时都可能从叶尖上滴落下来。

空气中，阵阵花香，丝丝清甜，直入心脾。在乡下行走，不经意间，便与槐花撞了个满怀……

一串串洁白如珠的槐花，铺排成一片声势浩大的花海。每一棵槐树都不闲着，开得忙忙碌碌，热热闹闹。苍劲嶙峋的老槐，叶子细细的、圆圆的，一嘟噜一嘟噜，纯白满枝，花繁叶瘦。新槐枝干颇长，花瓣盈嫩，一串挨着一串，堆积如银。簇簇玲珑别致的小花，像一只只白色蝴蝶聚在一起，在微风中轻舞；又像一串串风铃，在暮色里浅吟。

又是一年槐花开，仿佛春天的一场盛大的告别仪式！

在乡下，槐树极为普通。房前屋后，河渠沟畔，随处可见。一株株、一丛丛，像朴实的乡民，静守着乡村恬淡的时光。

儿时，槐花曾充当过我们的果腹之物。那时粮食缺乏，春末夏初，米缸见底，地里的麦苗尚青。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槐花像一场及时雨，适时赶到。团团簇簇的槐花，堆雪积银，芬芳四溢。

我们无心欣赏槐花的美丽，眼中只有食

物。女孩子一手捧着竹篮，一手握着绑了钩子的竹竿，争抢低处的槐花。男孩子背上竹篓，“噌噌噌”猴子一样敏捷，骑在高大的槐树枝杈上，捋一把碎银似的槐花，大口咀嚼，那清幽幽的甜中，夹杂着淡淡的苦味。篮子装满了，肚子已经半饱，“哧溜”一下滑下树来，嘴里哼着儿歌，蹦蹦跳跳回家去……

黄昏时候，家家户户的厨房，飘出槐花袅袅的清香。一碗槐花饭，唇齿留香。家乡的槐花，让乡亲们有了半月的饱饭，陪我度过饥荒的日子。

包产到户后，温饱问题解决了，槐花渐渐淡出了乡亲们的餐桌，人们也似乎忘记了槐花的存在。只有春末夏初，槐花激情绽放，将整个村庄都浸泡在槐花的香气中，人们才忽然想起，哟，槐花开了！

如今吃腻了各种美味，人们开始崇尚自然。野菜成了餐桌上的新宠，槐花上了城里高档酒店的菜谱，身价看涨。但槐树宠辱不惊，依然守在乡村，不与桃李争春，只在暮春时节，热热闹闹开放一次，完成一个生命的轮回。

“五月槐花开，如雪似蝶排。微微风簇浪，串串浮阳台。阵阵清芳沁，翩翩天使来……”又是一年槐花开，醉了田野，香了村庄，芬芳了游子的心房。

徐晟